

## 从县中出发

或许是高三无休止地高强度学习，或许是每周每天考试的压力，抑或是每天睡眠不足的狂躁，这些痛苦的记忆碎片藏在我的心里，当时刚刚高中毕业的我在暑假回到高中校园，甚至回忆起高中的点点滴滴，都像踩中玻璃一样感到持续的刺痛，以至于气喘不上来，深深的感到压抑。

然而随着记忆被拉长，现在对着电脑打字的我，早就已经释然，由于心理学上的受情绪支配的定向遗忘，时间把高中三年的痛苦冲淡了，于是埋在痛苦下的美好瞬间显现出来。我翻出高中时的笔记本和照片，播放高中的下课铃歌单，记忆像气泡一样从水底逐渐浮出。

我的高中生活从我通过提前批录取，提前半年上高中开始。周围的同学都是一个县城里成绩最好的一批人，让我感到压力的同时，也给予了我动力。于是这三年里，我像周围的同学一样，每天匆匆赶路，从寝室到食堂到教室，再从教室到食堂到寝室。虽然我的肉体日复一日地重复，像流水线上的工人，然而我的心一直在思考。我喜欢南方冬日里从窗户透进来的温暖阳光，喜欢探花楼里的金鱼和古色古香的桌椅，喜欢黄昏的竹林中的鸟叫声；我还喜欢跨过体育场上大桥的车流声、轰隆隆作响的工地和逐渐升起的高楼，喜欢运动会在操场上挥汗如雨的我们。

我小心地走着，路上有塞满了学生的教学楼和渴望自由的灵魂。楼里的灯光在清晨的水汽中闪烁，而这日复一日的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给我笼上了一层看不透的雾。麻木地做着一份又一份的试卷，刷了一百遍一千遍的题型高考也不一定考，我在这种稳定的模式运行中又似乎一眼能望到结局。我不希望成为小

镇做题家，又不得不成为小镇做题家。我不知道我努力的意义是什么，拼命卷考上一个好大学？那考上大学之后呢？考上好大学不是我生命的全部，但是我高中三年的全部。渴望离开小县城的我们，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？有迷茫、压抑、不安，还有情窦初开的悸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。然而我心里一定还存在某块地方，存放着独属于我的光亮。但是争分夺秒挤出时间学习的县中里，它很难发光。

高中三年都在学习，学习的记忆已经模糊了，为数不多的活动反而历历在目，踢毽子、排球赛、登山、十佳歌手、嘉年华……在一个全是自习的周六，没有安排课程也没有安排考试，即使全是自习也让我感到紧绷下的片刻闲适。我最喜欢冬春交际时的天气，阳光不太刺眼，风也那么温柔。一个人坐在走廊上背英语应用文，感受阳光洒下的温暖，会有一股昏昏欲睡的陶醉，此时走廊上没有几个人，我感觉我像片刻逃离了这个世界，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旅游。

“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，此行又山高路远”，离开小县城来到天津的我一开始是不适应的，不适应远多于高中的人际交往，不适应干燥的气候和寒冷的天气，不适应室友的作息，不适应突然多出来的可以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。我好像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囚犯，不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又好像一个从一条已经过时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零件，却被告知匹配不上新的机器了。然而我手里还握着一片玫瑰，高中生活在当时是灰色的，现在已经很难感受到高中三年的头悬梁锥刺股，也感受不到早起的绝望和晚上睡不着的焦虑，那段记忆于是成了只剩下了纯白色。分享一段跑创高时经常听的歌：

我想起花瓣 试着掉落

为你翘课的那一天 花落的那一天

教室的那一间 我怎么看不见

消失的下雨天 我好想再淋一遍

——《晴天》

现如今我才明白高中时的疑惑——努力的意义是什么。我是人不是被社会异化的零件，我的生活不是朝着目的往前进行的，我的生活本身就是意义，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。